
歐陽無畏對國民政府時期的 西藏邊務之見

徐桂香 | 蒙藏委員會參事

36

《蒙藏季刊》· 第二十一卷 第四期

摘要

歐陽無畏教授（1913—1991）是一位傳奇人物，他曾經先後二次前往西藏，分別於民國23年至29年（1934—1940）、民國38年至40年（1949—1951），在藏約9年。歐陽教授當年以一介書生，赴藏學佛，不僅浸淫佛典，也曾肩負蒐集情資的任務，在調查報告中提出諸多深入中肯的見解。當前，世人多知歐陽教授對臺灣藏學與佛學教育貢獻厥偉，反而少有人探討他對國民政府時期西藏邊務的深入調查與見地，本文即以歐陽教授生前的遊記、詩作、書信與專文，探討他在世局倥傯之際，對於國民政府時期西藏邊務之看法。

關鍵詞：歐陽無畏、歐陽鷺、君庇亟美喇嘛、西藏、中印邊界問題

一、傳奇的一生與貢獻

歐陽無畏教授（1913—1991，以下簡稱歐陽教授）被尊稱為臺灣藏學之父，他本名鷲，字無畏，少年時赴藏學佛，在藏剃度出家，法名君庇亟美，其一生可以區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東北求學時期；第二階段是在西藏求法時期；第三階段是返回內地時期；第四階段是返藏求法時期；第五階段是在臺時期。由於歐陽教授未留下生平自傳，部分生前所撰寫之報告尚未公布，在臺所留者主要為遊記、詩作、報告、部分書信、論文，以及佛學著作與口述錄音檔¹。本文主要是使用歐陽教授所留下的公開資料，闡述歐陽教授於第二及第四階段對於國民政府時期的西藏邊務的看法。

歐陽教授於1991年因急病突逝於臺北，眾弟子接到噩耗，均哀痛不已，多人為文紀念恩師，其中，林崇安教授嘗為文推崇歐陽教授：

喇嘛幼年，文思敏捷，過目成誦；中學時期，勤習數理英化；大學時期，深入政經文化；在藏期間，縱橫佛學奧義；一生歷經國難，痛民生之苦厄，故其胸懷，非囿於一隅，始終放眼四海，洞燭機先。其佛學思想，博大精深，難窺其涯……²

簡短數語，即道出其生平過人之處。蕭金松教授亦曾撰文分析歐陽教授的學術貢獻與影響³，筆者今再從前述諸位師長的學術成果基礎上，再詳述歐陽教授傳奇的一生及其貢獻：

（一）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操

他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他出生於民國2年（1913年），時中國面臨內憂外

1 〈歐陽無畏藏傳佛學教學語音記錄典藏計畫〉，<http://floater.xkernel.com/CPJM/>，本計畫由華梵大學主持，以歐陽無畏教授（君庇亟美喇嘛）於1976-1991年期間的藏傳佛教教學語音檔案之數位化工作為主，檔案包括以下各類：入中論善顯密意疏；現觀莊嚴論；因明入門；因類學；釋量論第一～三品；印度佛教史；梵文教學。總計614卷、錄音總長度達900小時。

2 林崇安，〈君庇亟美喇嘛之佛學思想及貢獻〉，《法光》第28期（臺北：法光佛學研究所，民國81年1月），第3版。

3 蕭金松，〈歐陽無畏教授（君庇亟美喇嘛）的學術貢獻與影響〉，《蒙藏季刊》第二十卷第一期（臺北：蒙藏委員會，民國100年3月），頁56-71。

患，帝國主義勢力覬覦中國的邊疆地區，其中，英國勢力早已侵入中國西南邊疆，民國政府因內外交迫，對西藏地區鞭長莫及，無暇西顧。歐陽教授當時未及弱冠，卻愛國不落人後，民國18年（1929年）即在東北投筆抗俄。民國20年（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歐陽教授隨父進入關內，眼見西南邊情緊急，亟思以前賢班定遠、張子厚為表率，約同友好數人，同赴邊疆，友好因故不能同行，最後僅歐陽教授於民國22年（1933年）獨身赴西寧。⁴民國23年（1934年）隨「西藏巡禮團」入藏⁵，同年9月20日抵達拉薩，進入哲蚌寺果莽札倉學經，後即剃度出家，學業告一段落後，於民國30年（1941年）離藏，返回內地。民國37年（1948年）他再度入藏，除了欲完成格西學位，並基於愛國情操，肩負蒐集國防情資的任務。他旅居加德滿都時，為了西藏不被認為是中國的領土而與尼人爭執，幾至動武。⁶民國38年（1949年）滯留在藏，極端艱困之際，他仍覆函駐印度大使羅家倫表示：

晚處山窮水盡之境，拖至無可再拖之時，奉命於防部二廳，迄不悉該廳是死是活？縱令負責單位辦事胥吏極端糊塗混蛋，晚決不放棄對國家之孤孽忠心，上蒼可鑒！⁷

歐陽教授當年以一介書生，滿腔熱血，投身藏區，學習藏密，是民國時期為國赴藏學密的第一人。⁸在他的著作與詩作當中，處處流露出憂國感時之情懷，他的同學劉毅夫形容他「醉心國事」，為了爭取西藏同胞歸向中央，而披星戴月、忍飢挨餓地到了西藏。⁹羅家倫先生是支持他、鼓勵他與提拔他最力的長輩，也盛讚他是一位有志青年，是高度愛國的青年，是一位不平凡的喇嘛。¹⁰

4 〈歐陽無畏老師事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民國89年）。

5 「西藏巡禮團」於民國22年夏奉蔣參謀總長中正命令組織，監察委員黎丹先生擔任團長，獲得十三世達賴喇嘛電允，於民國23年秋天抵達拉薩。民國25年冬，全體團員除了歐陽無畏留藏以外，其餘均先後內返。參見歐陽無畏，〈中印緬邊界與麥馬洪線（續）〉，《問題與研究》第一卷，第九期，民國51年8月，頁23。

6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臺北：蒙藏委員會，民國43年），頁143、148。

7 歐陽無畏，〈歐陽無畏教授書信集〉，民國38年11月12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頁32。

8 〈歐陽無畏老師事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

9 劉毅夫，〈對歐陽無畏學長的回憶〉，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頁1。

10 羅家倫，〈序言〉，歐陽無畏著，《藏尼遊記》。

（二）具有冒險犯難的精神

他胸懷壯志，這從詩中可以窺見，他於民國25年（1936年）送別「西藏巡禮團」團員徐近之的詩作：

何年我更得西征？帕脊長歌射虎行，腰配班公湖袋箭，寶雕弦響餓鷹驚！¹¹

他將詩中的豪氣干雲化為實際行動，是一位冒險家。他在藏時期，曾獨身分赴後藏、尼泊爾以及藏南大旺（Tawang），撰有遊記兩種。民國26年（1937年）夏，他趁著寺中經課稍鬆，欲前往尼泊爾加德滿都的一家圖書館，閱讀梵文咒笈。時西藏政局紛亂，康東戰事未平，噶廈為此曾數度召開大會，於是藏中人士預料秋後班禪必進藏，歐陽教授認為他若能於此時前往後藏探訪，立即趕回拉薩，或能為他的政界朋友提供資料，後獲得國民政府駐藏官員蔣致余的協助，取得烏拉馬牌後，即動身前往尼泊爾。¹²他於民國26年（1937年）7月至27年（1938年）1月，自拉薩出發，在經濟拮据情況下，以192日刻苦完成藏尼之旅，並將沿途鉅細，寫成《藏尼遊記》一書。期間，正逢英印軍隊刺探大旺之際，他受國民政府駐藏官員張威白之託，於民國27年（1938年）7月以45天旅程，秘密完成英軍入侵大旺的調查，著有翔實的《大旺調查記》一書，包括大旺調查報告、遊記與日記三個部分，並附有詳細地圖，彌足珍貴。前述兩書均完成於民國27年（1938年）。他在臺時間，於民國44年（1955年）8月至49年（1960年）6月擔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兼秘書，研究設計國界問題，撰有中印邊界研究報告。¹³此外，他也發表過6篇有關西藏疆域與邊界的文章，對於藏區邊界問題有深刻之觀察，引領了1950年代臺灣的邊界研究熱潮。¹⁴

11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72。

12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71。

13 〈一代藏學大師君庇巫美喇嘛（歐陽無畏教授）傳略〉，《法光》第28期（臺北：法光佛學研究所，民國81年1月），第2版。

14 蕭金松，《歐陽無畏教授（君庇巫美喇嘛）的學術貢獻與影響》，頁69。

（三）文采斐然言詞率真

歐陽教授也是一位詩人，他自幼勤於學習，深具文采，所留下的兩本遊記《藏尼遊記》、《大旺調查記》中，除書寫沿途所見、所思、所感外，書中還穿插詩文多首，藉詩抒懷。以《藏尼遊記》為例，他在書後附錄了67首藏尼絕句，處處流露愛國情懷。民國37年（1948年）6月，他由南京出發，再次經青海入藏，並於民國40年（1951年）4月匆匆離藏，同年5月抵達印度噶倫堡（Kalimpong）。他將第二度進藏與離藏的途程所感，寫成詩作，依日期排序，出版了《重征片吟稿》（分上、下二卷），並於民國40年（1951年）自刊，分送親友，並未正式出版。他個性耿介，言語坦率，經常直言無諱，他在《藏尼遊記》的附記中自稱：

余年來多不為愛我者所原諒，其故皆余削髮為僧，而又未經剴切公開解釋之故。然事實勝於雄辯，此書日記走筆之重點，即完全置於坦白真誠之觀點上，遺漏多有，虛謊毫無，無論何事，無論何人，文字之所述，即余心目之所私。凡余在此次旅行中所發之粗詞野語橫暴蠻強，皆和盤托出，無復隱瞞，攻擊傷刺，罔顧忌諱，自以為言忠於行，讀余日記，愛我者可以諒我，仇我者可以殺我。¹⁵

他在著作中率真表達見解，甚至多處嚴詞責備當時的藏官與中央主政官員，例如他在《藏尼遊記》中評論民國18年（1929年）的藏尼事件，他批評藏政府「無能」、他評述1855年的藏尼之間的條約，譴責當時的駐藏大臣「昏瞶尸位」¹⁶、甚至在班禪圓寂後大罵辦理邊務者本是「庸奴」。¹⁷他也直言評論藏人認為達賴與班禪為神權無極，不可侵犯，任何人對渠二人不行跪拜禮，則是大不敬，是宗教誇大狂的習氣，他也批評藏人妄自尊大、欺軟怕強¹⁸以及畏威而不懷德¹⁹等諸多見解。

15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167。

16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37。

17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164。

18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82-83、頁106。

19 歐陽無畏，《藏變三年》（臺北：蒙藏委員會，民國41年），頁25。

（四）出世心致力入世事

他是一位僧人兼情報人員。他於民國23年（1934年）抵藏後，進入哲蚌寺果莽札倉學經，不久即剃度出家。他第一次在藏期間，精研藏傳佛教經典，因天資聰慧，數年內就學畢《集課》、《宗義》及《現觀莊嚴論》等佛學要典，並屢次代表哲蚌寺與另外二大寺的僧侶辯論，經常凱旋而歸。期間，並於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時，獲藏銀一千兩的補助。²⁰返回內地前，他已歷15學級，習得《現觀莊嚴論》、《入中論》、《釋量論》與《俱舍論》等四部大論。²¹民國30年（1941年）返回內地。民國33年（1944年），他獲派擔任日喀則藏民子弟學校籌備委員準備入藏，卻延至民國37年（1948年）才再度入藏。重返拉薩後，除了繼續研讀德光律經，並受具足戒，精通顯密教法。他也接受國民政府國防部二廳的託付，賦予他少將階級在藏蒐集情資，惟入藏後即與國防部二廳失去聯繫，迄未獲得經濟支援，艱困留藏二年餘。²²民國39年底（1950年）獲堪布通知為次年拉然巴格西候選人，準備應考格西學位，後因大陸變局，共軍入藏前離開拉薩，在印度噶倫堡流亡半載，其後由印度轉赴臺灣。他在藏期間，以出世之心致力入世之事，同意肩負蒐集情資之任務，在遊記與調查報告中提出諸多深入中肯的見解，發人省思。

（五）春風化人作育英才

他是一位教育家，一生多從事百年樹人的教育工作。他於民國22年（1933年）遠赴西寧，即任教於青海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授英文、數理與化學。民國30年（1941年）由西藏返抵重慶後，於國立中央大學與政治學校教授藏文，並擔任政治學校的訓導工作。民國34年（1945年），他在南京除了任教前述兩校外，並兼任國防部邊務研究所藏文教席。來臺之後，曾獲蔣介石總統召見兩次，並進入「革命實踐研究院」第22期受訓²³，但他最後還是選擇公職與教

20 楊嘉銘，〈民初遊學西藏的漢僧及其貢獻〉，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頁70。

21 林崇安，〈君庇亟美喇嘛之佛學思想及貢獻〉。

22 歐陽無畏，〈歐陽無畏教授書信集〉，民國38年11月25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頁39-40。

23 〈一代藏學大師君庇亟美喇嘛（歐陽無畏教授）傳略〉，《法光》第28期（臺北：法光佛學研究所，民國81年1月），第2版。

育作為他的終身職業，此後即在臺灣教化學子，以迄圓寂為止。他來臺後，於民國43年（1954年）春前往高雄縣林園初中擔任英文教師半年。同年8月至44年（1955年）7月，擔任省立嘉義女子高中英文教師。民國44年（1955年）8月至49年（1960年）6月曾擔任過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兼秘書。民國45年（1956年）政治大學在臺復校，歐陽教授即被聘為邊政系教師，教授藏文。民國50年（1961年）4月，擔任國史館纂修，次年更兼徵校處處長。民國58年（1969年），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成立，續聘他為兼任教授，講授西藏語文、歷史與文化等課程。期間，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曾延聘他兼授佛學概論，並指導博士論文。民國64年（1975年），他更自設絳帳，專依藏文原典，按三大寺學程，每週六開設「藏傳佛學講座」，為徒眾講解西藏佛學，從未間斷。民國68年（1979年）10月，自國史館退休後，專心私人講授，不收束脩，有教無類，直至圓寂為止。²⁴現今在臺藏學人才，大半出其門下，培養了許多藏學及佛學人才，對臺灣藏學與西藏佛學之傳揚貢獻極大，堪稱為臺灣藏學之父。

25

二、對於藏事工作之見

歐陽教授對於國民政府時期的西藏邊務之見，可將之區分為藏事與界務兩部分，茲分述如後。

（一）對於西藏局勢的見解

1. 慨嘆西藏工作失敗：

他於《藏尼遊記》中提到「感懷邊務之失御，人謀不臧」²⁶、在《大旺調查記》中更坦言中國在西藏的工作失敗了。他沈痛地表示，失敗的原因很多，包含歷史、經濟、政治、國防、心理等各種因素，難以盡言。他反諷表示，曾聽聞過三種辦藏事的成功要訣，包括要提高駐藏官員的素質，因為從前的失

24 〈一代藏學大師君庇巫美喇嘛（歐陽無畏教授）傳略〉，第2版。

25 蕭金松，〈緬懷師恩 紹繼絕學—君庇巫美喇嘛圓寂十五週年追思〉，《法光》第192期（臺北：法光佛學研究所，民國94年9月），第1版。

26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72。

敗是因為辦藏事的人，都是犯官革吏。其次，應以武力威嚇治藏，祇要中央調遣軍隊入藏，藏事就能立刻解決。最後，官員應通曉藏語文，研究好藏語文，易通達藏情。但歐陽教授表示，藏事敗壞最無法收拾的時候，這三項條件都齊備。藏事的一敗塗地，滿清末任駐藏欽差大臣聯豫要負最大責任，聯豫主政時期，前述三項條件都充足，藏事還是失敗了。他用「寡嫂管不住小姑」來形容五十年來的藏漢關係，越管束，姑嫂越反目，他主張應採取分工和合作的辦法，各取所需，各盡所能，寡嫂要幫助小姑成人自立，小姑要服從寡嫂的教養訓練，大家和氣生活，不再重蹈覆轍。他也舉出滿清政府的腐敗，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主權損失，上樑不正中樑歪，中樑不正倒下來，這是千古不變的名言。²⁷

民國40年（1951年），歐陽教授由印度轉赴臺灣後，撰寫了《藏變三年》報告，他表示，藏事失敗的原因有三：第一、國內多事，政府處境困難，未能全力注視藏局。第二、印度承襲英國侵略政策，挑撥離間，鼓勵西藏獨立。第三、中央駐藏人員，系統複雜，素質不齊，指揮不統一，行動不配合。²⁸

2. 對清末官員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評價：

歐陽教授表示，英軍入侵大旺事件應該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Thupten Gyatso, 1876-1933）的責任，若要歸咎於十三世達賴，不如先考察他的動機。十三世達賴親政三十年期間，西藏並未丟失尺寸土地，所有西藏南邊領土失棄的責任，完全不是達賴應負的。但十三世達賴究竟和中國隔絕三十年，這就完全要歸咎於有泰、聯豫、張蔭棠、鍾穎等人操切的政策，尤其是宣統末年的下旨革職查辦達賴喇嘛，和辛丑之交的駐藏陸軍變亂時哥老會的囂張跋扈。從那時起，達賴認為中國不足以保護佛教，中國失去了整個的西藏民心，因此萌生異志，叛而獨立。歐陽教授也表示，藏英之間並無真誠友誼，只是一時的勾結利用。達賴借英國之助把中國軍隊驅回打箭鑪（今康定），英國藉此討償門隅（Monyul）、賈隅（Jayul）作報酬，但是一待川康方面的軍事告一結束時，達賴反而表示門隅、賈隅是中國大皇帝的土地，他以代管為理由，回絕了英國人，同時想借中國之力來保護這兩塊土地。英國人屢次索討藏南邊境土地，再加上親英派藏官的兩次革命，尤其英國人極力在英屬藏族領土

27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臺北：蒙藏委員會，民國43年），頁14-15。

28 歐陽無畏，《藏變三年》（臺北：蒙藏委員會，民國41年），頁1。

上傳教，使達賴有所覺悟，經過民國18年（1929年）貢覺仲尼聘使後，中國又替西藏解決藏尼糾紛，於是達賴接近了國民政府。不幸，經過民國22年（1933年）的青康聯合對藏戰役後，此役肇因大多應歸咎於第三者的挑撥和臣屬的貪功冒險，達賴只有部分責任。直到大旺事件發生，噶廈推給病故的夏札倫欽（Sha-Dra-Lun-Chen，1860—1919），其實仍是西姆拉會議的一個尾巴。他推崇十三世達賴的聰明才智和處理國事的幹練手腕，在歷輩達賴當中是翹楚，十三世達賴處於中英兩大國之間，對於任何一方都不即不離恰到好處，能善保他個人的尊崇地位，以一位未受過新式教育的僧人而言，豈非天才！²⁹

3. 主持邊務者缺乏銳利的眼光：

歐陽教授認為，十三世達賴才是藏事的重心，如果他還在世，有些事情早就妥切解決了。民國18年（1929年）貢覺仲尼奉使之後，本是解決藏事的一個最好關頭，可惜當時主持邊務的官員缺乏銳利的眼光再接再厲地繼續努力。如果研究當時貢覺仲尼來回呈送的書函，可以窺見藏方的著重點在錢，政府的著重點在康藏界務。達賴並非一個頭腦十分頑固的人，達賴想得到中國的經濟扶助以自由地建設西藏，只因為十三世達賴對於國府主席的答覆書信上提出的康藏界務，還在打箭鑪之東的那條界線，就嚇到了那時辦藏事的人，縮手再不敢談藏事。他認為界務不成問題，當時中央就應慨然應諾作為西藏教法的大施主，界務也不必十分堅持，儘可能讓它拖而不決，藏事就很輕易解決了，民國22年（1933年）的青康對藏戰事與大旺事件可能就不至於發生。可惜當時的人被達賴的一個界務拳頭一擊，絲毫想不出應付的方法，歐陽教授表示，不管達賴拳頭如何吃勁，主政者要「四兩擋千金」地軟軟回應，要用這樣的方式來辦理藏事。³⁰

4. 對於解決班禪返藏的評論：

歐陽教授對於班禪的問題有深入而獨到的觀察，他認為辦理藏務不應專以班禪為對象。他首先於《藏尼遊記》中表示，自班禪內覲後，達賴統一西藏政權，樹基多年，已成堅固不可動搖之勢，班禪方面雖欲再度分裂以圖恢復昔日狀態，不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因對中國整體國防及外交關係而言，政權的

29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72-74。

30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74-75。

統一較分化為有力，主張前後藏為兩個省單位者，是最愚笨的錯誤，當下前後藏的關係，必須約略加以調整，最急要者應允許札什倫布寺在宗教上有完全獨立自主的權力，噶廈應先撤銷其派至札寺的札薩喇嘛。³¹其後，他又在《大旺調查記》中批評主政官員的政策，他表示，無論從事何事，總要具有「擒賊先擒王」的決策，不料國民政府近十年來對於「擒」的對象總是捉摸不到一個真正的重心。或竟對達賴這個重心棄而不顧，卻揆著一個偏心輪子一班禪，結果是兩頭落空，雖然當時的西康邊界向西推進一步，但是藏事也依然沒有解決。十三世達賴圓寂後，西藏更陷在癱瘓的症狀下，症候的來源是班禪返藏問題。藏方對班禪個人沒有問題，是害怕班禪屬下，本來達賴與班禪不和，完全是雙方人員因為小事件而不和，只要中央派出賢明的幹員，很快就可以排解，終因班禪方面的人在內地住久，摸透辦事人的心理，於是十年來辦理藏事的官員所聽得的藏情，都是一面之詞，政策也偏利於一方，結果自然惹起藏方的不悅，辦起藏事當然毫無所獲。如果中央能將十年來供養班禪及其部下的經費撥給達賴，部分指定為達賴的年俸、三大寺的常年經費以及宗教推廣費用，餘下者作為西藏的建設經費，由達賴本人支配，再請達賴出面迎回班禪，中央派一位大員調解，就可以順利解決藏案了。³²

5. 界務不會成為問題的理由：

歐陽教授從大旺回來後，他認為界務不會成為問題，有五個理由：

- (1) 如果自認西藏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那麼康藏的界線無須爭執，並且還要幫助西藏來保護藏印邊界。
- (2) 界線是靠兵力的佔領範圍而定的，那時藏方絕無實力佔過打箭鑪，達賴函中的界線不過是種空氣作用罷了。
- (3) 以那時兩方兵力所佔有的範圍來劃定界線，達賴已經很滿意，不過必須要他承認西藏的外交全部移歸中央辦理，由中央直接統籌軍費，來訓練西藏的軍隊，西藏可以從此沒有外交上的壓迫，也可以輕易得到大量的良好軍隊，並且達賴還可以專心發展宗教和整理庶政，中央則從此可無西顧之憂。
- (4) 要在一個頑固而守舊的民族中，推行新式事業很難成功，如果在

31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166。

32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75-76。

青、康、藏這些藏族地域中來推動新建設，不如僅擬妥計畫和方案，提供資本與技術人才，交由達賴直接辦理，恐怕要比中央自己去做要來得容易成功，所以他表示，當建設事業進行之始，更不必急於康藏界務的解決。

- (5) 達賴要建設一個現代的西藏，需要許多專家和技術人才，如果中央誠意來扶助他，他必須請教內地的大批專家和技術人才，或派藏族子弟來內地學習，可藉機灌輸新的精神和教育到西藏去，慢慢地孕育民主的種子。

歐陽老師表示，有這五個理由，加上遠大的打算，當時中央政府就應當同意作為西藏教法的大施主，界務儘可能地讓其拖而不決，藏事就很輕易地解決了。³³

6. 主張強勢處理藏事，提出藏事工作四個重心：

歐陽教授表示，十三世達賴的圓寂，使西藏失去重心，也失去了解決藏事的機會，當時的西藏政府中沒有一位像達賴那樣精明強幹，能艱苦倚柱來保護國土，情形已和達賴在世時完全不同，再不能用前述的寬容雅量來處置藏事了；他因此重新主張，川、康軍更應西進，進一步算一步，一直進至西藏邊界為止，同樣地，滇軍應西禦野人山，北抵藏江下游的左右兩岸，青軍至少要到黑河。他大聲疾呼川、康、青、滇四省的軍隊同時要進，但仍不可因此激起西藏叛我的內戰，仍需和平商討出一個徹底解決藏案的最後辦法；已經失去了的機會就是眼前的教訓，不要再等待機會的來臨，要自己製造機會，製造新的西藏重心，過去三十年來因為西藏的重心不容易應付，所以不能順利地解決藏事，既然現在西藏已經沒有一個重心，要趁機儘速努力製造合乎理想又得心應手的新重心。他提出的新辦法是要從他提出的大橋或陷坑的眼光來設計一個遠大的打算，即當時的西藏問題已經不是西藏能否取回的問題，而是取回後如何處理的問題，如果取回後又處理不好，再度失去，則以後永遠不要想取回，所以更應了解新的重心要有運用自如的需要，咬緊牙關來穩幹、實幹、硬幹，他不主張快幹，要不貪功、不圖利，一味地陰柔忍狠來周旋，一拿住西藏到手就可以有力量永遠保持著；他又主張新重心不但要運用自如，並且同時要有好幾個：

33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74-75。

第一個重心是西藏政治上的最高原動力的重心，要培植在三大寺內，設法派遣大量漢僧來藏學經，在平時可以得到許多真實的情報，緊急時還可以監視邊人的行動，並且設法幫助這些漢僧考格西，協助他們擔任各院的堪布，這種堪布在西藏的最高國政會議中擁有發言權和監察權，就會成為西藏政治上的最高原動力的重心。

第二個重心應當由蒙藏教育來培植，應當在青康藏三省為藏族兒童設立小學校和幼稚園，鄰近邊省的內地應當設立專門訓練辦理西藏各部門事業的下級幹部學校，在中央應當特別指定一個大學來開辦一個專門研究西藏一切實情的民族學系。換言之，他建議中央應將整套的西藏教育分作初、中、高三等級的教育階段，來分別培植貫通西藏事業上下各層的人才，並且加以統制，這樣造成了西藏一切事業的重心。

第三個重心是經濟力的重心，應當培植所有經營西藏商業的內地商人，以全國之力來組織、扶助他們的發展，和指揮他們散布深入全藏的鄉僻深遠的地方，去推行合作式的消費事業造成經濟力的重心。

第四個重心是信仰力的重心，應當培植新轉世的第十四輩達賴或第十輩班禪成為好活佛，在尚未成年時，學習教儀和漢文，灌輸民國的觀念，因為活佛的存在暫時打倒不了，只有透過一個合於民國精神的良好活佛教育來令新轉世的達賴來接受，這樣便造成了信仰力的重心。要注意活佛們幼年時的活佛教育，希望能培養出一個受到民國人民愛戴的好喇嘛，最好將新近覓得的達賴轉世靈童在內地多停留幾年，以便他接受充分的民國教育，對於班禪、對於今後任何大小活佛喇嘛的轉世靈童，一概都應如此。³⁴

7. 民國38年（1949年）後的藏情分析：

民國38年（1949年）7月，噶廈驅逐中央駐藏官員，歐陽教授仍在拉薩，他於三個月後密函駐印度大使羅家倫，分析幾點藏情如下：

- （1）藏方已知驅漢事件鑄成大錯，共軍勤兵藏邊，藏方雖表面誓言抵抗，暗地裡各自盤算，一旦接觸，藏方將不戰即潰，內部的窮苦藏民、色拉寺及少數貴族屆時即行迎降。少數媚外的西藏貴族受人蠱惑，主張減僧增兵，激起了護教與反教的爭論。
- （2）英印極力煽動藏人抗共，進行聯防，趁著江孜駐兵換戍之機，增兵

34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76-78。

至一千五百名，中途曾退撤千名回駐下四馬，其實際目的在佔領大喜馬拉雅山北界各分水嶺，更由達雅爾（印度駐錫金政治專員）透過外交途徑進行劃界，劃界完成後，英印即擁兵自固，斷不會助藏抗共，共軍若佔領西藏，則察隅、門隅、春丕谷各南向隘谷將全淪異域。

- (3) 共軍已經逼臨西藏邊界，依據歷次經驗及中外地誌論述來推斷，共軍若進藏，以當年冬季為最適宜，如共軍決心行動，則次年二月前後即可直擣拉薩，如若拖延觀望，則英印必煽動藏方儘早獨立，故藏方之宣布獨立，與共軍之進藏只是時間上比賽之事。
- (4) 根據秘密消息，藏方已電請熊耀文來藏接任，但藏方否認。同年10月底廣播聲稱，藏方軍事大員將由昌都抵達重慶致敬，洽商聯防消息，藏方高官亦否認。
- (5) 其結論如下：藏方民心內傾、藏政府媚外、英印陰謀不息、中共只欠行動、藏內部有矛盾而我無法利用、我政府仍踵行屢屢失敗之錯誤邊疆政策、四至六個月內藏局若無突變，可得表面平靜，此種平靜絕非好轉的起點，只是更壞的開始。³⁵至於所謂的「屢屢失敗之錯誤邊疆政策」為何？他並未明言。

數日後，他在另一封箋函中分析當時西藏所處的國際情勢危機，簡短地表示共軍已經逼近西藏，西藏所面臨的困難總結為外交方面打不開，劃界問題必喪失領土，中共兵威迫脅，佛教衰零以及內亂情形等五個層面³⁶，但可能礙於時局緊迫，並未詳述內情。

（二）對於藏事主政官員的評論

1. 責備辦理邊務官員一再誤事：

民國26年（1937年）12月，他由尼泊爾返藏途中，突聞班禪圓寂消息，極為震驚，嘆邊務官員一誤再誤，未能善用班禪以作為解決藏事的契機。他直

35 歐陽無畏，〈歐陽無畏教授書信集〉，民國38年11月12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頁34-35。

36 歐陽無畏，〈歐陽無畏教授書信集〉，民國38年11月25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頁42。

言建議應善用第十四世新達賴，勸導辦理邊務人員善自為之，勿再浪費金錢、勿再豢養毫不實際的冗官愚僧、勿再重視藏方意旨、勿再借重漢奸與藏奸、勿再顧慮英國之干涉云云。³⁷班禪圓寂的消息傳至後藏時，歐陽教授回程刻停駐於札什倫布寺，他親見王樂階(班禪秘書長)以不堪入耳之言詞大罵護送專使諸人，他表示中央在後藏的威信頓時掃地，漢人皆成眼中釘，他痛罵「辦理邊務者本庸奴，毋怪王樂階之憤激也！」³⁸

2. 對於兩種關注西藏人士的建言：

他從大旺視察返回拉薩後，感慨中國人迄今還沒有一個對於西藏有正確而遠大的眼光。他認為當時內地對於西藏關注較切者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想作西藏通的邊務政治家，另一種是在靈山道場出風頭的宗教徒。前一種人將西藏看成是身上的疔瘡，時刻想法割治，中國三十年來的對藏政策，完全是壞在一班操切過激的人手裡。第二種人是把西藏看成一座寶山，時刻想要把這座寶山裡的奇珍異寶搬回內地陳列，於是就有一班佛教革新論者出現。歐陽教授表示，這兩種眼光是錯誤的，其結果只會迫使西藏人和內地疏遠而隔絕。³⁹

3. 希望藏事工作主政者不要躁急：

他在《大旺調查記》表示：「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他希望以後辦藏事的人不要躁急邀功，「為政之上者因其情而治，次者導其情而治」，應當要懂得這個「因」和「導」兩字的妙訣，要做到「因」字，必須極力迎合藏人心理，凡是他們願意的事，想盡辦法滿足他們，凡是他們所不願意的事，想盡辦法來避免它們，要做到「導」字，必須極力貫徹自我的主張，凡是我所願而彼不願的事，想盡方法去勸誘他們踴躍參加；凡是彼所願而我不願的事，想盡方法去訓誡他們甘心接受，期間會遇到許多極端的矛盾錯舛情態，要如何裁補彌救，端視主政者的聰明和手腕了。⁴⁰

4. 提醒主政官員要有大眼光大胸襟：

他在《大旺調查記》中表示，政治家應當早牢記著西康的界線不是金沙江

37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156-157。

38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164。

39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68。

40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69-70。

或寧靜山或丹達山或祿馬嶺，西康的界線是整條的喜馬拉雅山脈，如果能夠扶助西藏來經營藏江下游野人地周圍的特別邊區時，也就是眼前康藏界務不解決的解決。宗教家應當牢記著三大寺是中華民國的三大寺，達賴喇嘛是中華民國的佛教教主，他鼓勵國人，特別是大乘佛教徒學習耶穌教徒傳教的精神到藏江下游的野人區域中去。歐陽教授表示，不要過於重視武力來壓迫西藏，和捨得化大錢來推動西藏建設，更要牢記這兩句話：「財可施而不可枉，兵可進而不可伐」⁴¹，誠可謂語重心長。

5.他責備西姆拉會議的中方代表官員是「亮眼瞎子」：

歐陽教授在專文〈鉢的疆域和邊界〉表示，民國3年（1914年）元月13日西姆拉會議第3次會議中，英方代表麥克馬洪（Arthur Henry McMahon，1862—1949）為了折衷漢藏雙方的界務歧見，提出了調停建議，附具地圖，以紅藍兩線區分所謂的「內藏」與「外藏」，這條劃分「內外藏」的紅藍線的作用，原是要劃分西康與西藏的省界，因中方損失太大，不接受此線，同年4月27日西姆拉會議第8次會議時，雖然麥克馬洪略加修正前圖，中方代表沒有簽字，英藏雙方卻商定成立雙邊條約，並且予以簽字。歐陽教授表示，所謂「麥克馬洪線」實應指此簽約圖中的全部紅藍色線而言，紅線主要是劃分西藏對內省際界線的全段，但這根紅線自底富山口（Diphu Pass）起，一直劃到西藏和不丹交界為止，遂將所有野人區域和門隅等地，劃在界外，實際變成藏印間的國界線。歐陽教授表示，我方代表祇顧對藏人爭省界，就未曾去注意英國人的陰謀，而把一段藏印間的國界線，朦混地接在省界線的末端，悄悄劃出大塊中方國土。我方代表明明眼見這段多出來的紅色線，而未能予以指斥，真可謂亮眼瞎子。他也責備藏人竟自甘損失地在那張圖上簽字，英國人居然自此認為既得權益，今日的印度人更自認為合法的承繼人，動輒聲言根據於西姆拉會議中所協議的條約。他表示，幸好當時的北京政府未曾簽字，對於這段國界的界線，和已被印度私佔多年的領土，至少仍保留有要求開議重新劃界的權利。⁴²

（三）對於藏事工作的建議

41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78-79。

42 歐陽無畏，〈鉢的疆域和邊界〉，收錄於《西藏研究》（臺北：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民國49年），頁168-169。

1. 西藏問題的解決要從事大建設：

歐陽教授在《藏尼遊記》中，首先提到藏中階級觀念濃厚，藏人都不明白平等的意義，突言解放，必致茫然無所從，易使社會混亂而不易推行民國制度。他表示，在大部分藏人未具備充分新自治能力之前，毋寧稍加鉗束為宜。其次，他也提到西藏在各方面都要仰仗外力的扶助，與其厚祿豪佛顯宦，不如儘快減輕民眾的消費剝削，而合作事業刻不容緩，目前內地輸藏的茶葉，尤應肩負大部分的責任。⁴³

他在《大旺調查記》中提出了「築橋填坑論」。他表示，西藏像是個兩面大山之間的一條絕澗，必須花費無限的精神和物力來建設這澗上的一座大橋，大橋竣工之日就是西藏問題解決之時。所以西藏又像是個大陷坑，必須要投注無量的金錢丟進坑裡去填平它，所以將西藏拿到手裡對中國實在是大賠錢，但是絕不能因為一座橋或一個坑的資本太大而鄙棄自己久遠的希望，這個希望是從橋上走過絕澗的對山的拓殖和填平了坑地上面種植後的收穫，應當在這種未來的拓殖和收穫的無窮的希望上頭作遠大的打算。⁴⁴

2. 宗教政策－因而治之的政策：

應當根據宗教的情形來擬定一個「因」而治之的政策，要有一套徹底的宗教政策，其中心原則為：

- (1) 以達賴、班禪，以及其他有西藏攝政資格的喇嘛，和拉薩三大寺，札什倫布寺為重心。
- (2) 西藏政教分離。
- (3) 中華民國廣大的領域中，應開放給他們以無限的傳教機會，由政府切實保護。
- (4) 國家擔負全部施主的責任。
- (5) 政府實行宗教任務和事發的統制管理。⁴⁵

3. 教育政策－導而治之的政策：

他在《藏尼遊記》和《大旺調查記》中都分別提到教育的重要性。他先於

43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166。

44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68。

45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70。

《藏尼遊記》中提及，宗教使得藏民愚蠢，官吏使得藏人貧苦，處處都是鞭策桎梏，藏人既無抵抗壓迫的能力，也無奮鬥前進的志趣，如果認為藏族仍是民國的同胞，則治藏之要不在乎掌握其最高治權，而在培植有效教育，廣播革命種子。⁴⁶

隨後他在《大旺調查記》中提出更詳細的教育政策。他表示，應該要根據西藏的情形來定下一個「導」而治之的政策，要有一套徹底的教育政策。教育政策的中心原則是：

- (1) 重心寄託在下一代的西藏人。
- (2) 使西藏人成為民國的人民，忠於國家。
- (3) 西藏政策的服從者的栽培。
- (4) 西藏土地和宗教的保護者的訓練。
- (5) 大中華民國國族的胎孕。⁴⁷

4. 主政者要實行王道的政策：

歐陽教授表示，前兩項政策必須經過長期努力，堅忍持久，並且要有強而有力的經濟力量來推動。執行這兩項政策的人，必須雅有「王道無近功」的涵養，並且在宗教政策上避免殺伐的行為，在教育政策上避免同化的痕跡，尤其不要過早提出西藏建省的建議，將這兩個政策作為其餘一切對藏政策的基礎。這樣處理藏務，西藏人自然不會再日夜提心吊膽地和我們疏遠隔絕，因為這是真心誠意的扶助養育他們，是真正的王道的政策，有這個王道的政策作基礎，其餘一切霸道的，如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等政策，才可以收效，20年或50年之後，藏事可以獲得解決的初步成效。⁴⁸

5. 對於安定藏尼邊界的看法：

歐陽教授於《藏尼遊記》對於尼泊爾的政情有深入分析，他觀察尼泊爾已經成為印度的「商品順民」，形成一種「順民經濟」。⁴⁹他提出，中國對於尼泊爾和睦交往，是西藏邊防最可靠的安全保障。⁵⁰他也提出中國應有對尼的

46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166。

47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70。

48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70-71。

49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48。

50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166。

外交政策，與解決藏事辦法兼籌並顧，他強調這是每一位關心邊務的有識之士的中心焦慮問題。他建議應及早與尼泊爾成立正常直接的外交關係，一則以保護當地藏人；二則減少及便於調解補救西藏西南邊陲之糾紛，以釋國防上的顧慮；三則推銷內地商品以利拓源。他也建議對尼泊爾的外交政策，首先應為藏民解除尼國的不平等待遇；其次安定藏尼邊界，一如加拿大之於美國；三則使尼國勿再向英國一面倒，成為中英之間的緩衝地帶；四則中尼之間的和好友誼，能擔負西藏國防百分之五十的責任，是西藏最好的安全保障。他建議儘速在加德滿都設立中國公使館，以改善尼國全盤受制於英公使之勢，則他於願已足，希望國人努力為之。⁵¹

6. 必欲國強方能解決藏事：

歐陽教授於《藏尼遊記》中表示，他默思藏人的性情，追憶黃慕松與噶廈商討中藏問題之聯席會議席間，藏官提出的無理要求遭劉樸忱言詞回擊的過程，他表示藏人欺軟怕強，因此，他認為對藏政策非有強大勢力為倚恃不可。⁵²他於〈鉢的疆域和邊界〉的結論中表示，中英雙方在西姆拉會議對於藏康界務爭執的經過，中方著重於西藏自治的政治地位，必須為中國版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不願有「內藏」「外藏」的分界。至於英方最要緊的是西藏完全脫離中國。歐陽教授表示，他閱讀了舊唐書吐蕃傳於唐建中四年（783年）正月15日唐與吐蕃會盟於清水的盟文後，恍然大悟，原來與藏人談判界務，方法異常簡單：雙方兵馬相遇之處，即是界線。一千一百年前如此，今日仍是如此。他表示，對藏邊界的解決，必須根據事實，而事實則由實力造成。不但對內劃分省界必如此，對外國界糾紛的解決，尤必如此。⁵³言下之意，國家只有厚植實力，才可保有領土主權的完整。

三、對於西藏的界務之見

有關西藏的界務問題也是歐陽教授最為關注的議題，其中，尤以中印東

51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44-45。

52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頁106。

53 歐陽無畏，〈鉢的疆域和邊界〉，頁188-189。

段邊界問題探討最多，他在《大旺調查記》、《藏變三年》、〈鉢的疆域和邊界〉以及〈中印緬邊界和麥馬洪線〉都述及。

他對於英國窺伺滇藏邊疆地帶，可謂憂心忡忡，不斷提醒政府注意。他在《藏變三年》提到英印的企圖及其對西藏百年來的基本政策：一、自滇緬北段未定界深入滇北麗江，跨金沙江通西康巴安通康定出成都。二、由印度東北境阿薩姆省薩地亞為基點，循藏江南折後東西兩岸分作兩線北進，東北向蠶食察隅、察戎、波密，據丹達山取昌都；西線通過野人區域抵藏江南折內彎中之白馬崗，然後西折以匝日山（Tsa-Ri）主峰為基軸，依據所有該段喜馬拉雅山脈走西南，迄於西藏不丹現存邊界線上，如是則所有藏江下游野人區域及賈隅、門隅等地，全部併入印度。上項計畫如告成功，所有中國川康滇青各省通藏路途，全被隔絕，西藏自在其囊中，不失自失，此為英人對藏百年來之基本政策。⁵⁴

歐陽教授於民國27年（1938年）受託到大旺進行調查，返回拉薩後振筆急書，完成《大旺調查記》。他是第一位赴麥克馬洪線印度段的漢人，但他當時雖已身臨麥克馬洪線的界外而不自知。⁵⁵他在書中點出西藏與青海、西康與四川的邊界問題以及英國的介入與陰謀，甚至責備官員的疏失，以提醒國人注意西藏問題的複雜性。

歐陽教授表示，1910年，英國組成「阿波爾探險隊」（Apor Expedition）調查藏東南方的野人區域，調查明晰之後，遂決心侵佔其地，於是東則「片馬事件」，西則「麥克馬洪線」諸問題先後發生。⁵⁶自民國3年（1914年）至4年（1915年）間的西姆拉會議後，「大西藏計畫」無形中遭到擱淺，英國想要扶助西藏獨立以及圖謀藏南大片土地的企圖受挫，遂將重心轉移至康藏滇邊境的「野人區域」，而門隅正是門戶。英國以探勘為名，歷年間派遣的專家人數，難以計數。民國13年（1924年），英印政府引誘藏方夏札倫欽與之訂約，將門隅、賈隅連同雅魯藏布江口一併割給英國，作為扶助西藏獨立的報酬。⁵⁷民國政府駐藏辦事長官公署（時設於印度加爾各答）李嘉嘉將英國幫助西藏練兵，貸款印幣八十萬盧比購置械彈，以藏南邊地之

54 歐陽無畏，《藏變三年》，頁2-3。

55 歐陽無畏，〈中印緬邊界與麥馬洪線（續）〉，《問題與研究》第一卷，第九期，民國51年8月，頁23。

56 歐陽無畏，〈鉢的疆域和邊界〉，頁166。

57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7。

門隅、賈隅作為抵押一事，曾電告北京政府。民國17年（1928年），英印政府將藏屬的門隅，與蘇班希日河（Subansiri River）河谷地設立「巴里巴拉邊區」（Balipara Frontier Tract）。⁵⁸

英印政府積累十餘年經營此地的成績，於民國24年（1935年）由英印派駐拉薩官員威廉遜（Frederick Williamson）向西藏政府交涉割讓事宜，幸經國民政府駐藏官員蔣致余參議暗中設法極力阻止，且電告行政院轉飭外交部令駐英郭泰祺大使向英國外交部抗議後，並未實現，但英國並未放鬆對此地區之努力。⁵⁹

民國25年（1936年）冬，英軍到大旺駐營。⁶⁰次年（1937年），還派員深入匝日山之嘉曲崗，教導村民種稻技術，開墾荒地，建築臨時住屋，直至8月時撤回。當時門隅與賈隅兩地的地方官員曾經呈報噶廈，噶倫等以條約係由夏札倫欽手訂為詞，冷淡以對，無人出頭負責交涉，歐陽教授責備噶廈將如此損失土地辱國喪權之重大事件，竟然祕而不宣，可謂昏聩糊塗已極。⁶¹

民國27年（1938年）春，英軍侵駐大旺，歐陽教授於英軍離開大旺一個多月後抵達此地，他從當地民眾打聽到領隊軍官名為「羅噶爾卜提斯」，隨隊前來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員最多只有5位，工作範圍也不出採集動植礦標本和測繪地圖兩項工作，但活動範圍向北未逾越蜜臘山頂，他因此斷定他們不是純粹的學術團體，完全是公然的武裝佔領。歐陽教授抵達此地進行調查時，確認當時門隅全境，包括大旺、提郎宗（Dirang Dzong）、塔克朗宗（Takrang Dzong）等地之政教事務，全受西藏政府管轄。⁶²

歐陽教授在《大旺調查記》詳細記載英軍的動向，由一名英軍軍官率領若干名學者、2名無線電臺工作人員、1名醫生、1名尉官，80餘名武裝齊備的兵士，200餘名苦力，共計約近300人，於藏曆2月30日抵達大旺，5月2日循原路返回，共計停留63日。英軍駐帳於大旺雪坡，每日活動內容不外捕殺禽獸，採集花草，製作標本，攝影繪圖，參觀寺院跳神，欣賞民婦歌舞等。⁶³

歐陽教授在調查報告中表示，英軍領隊召集當地頭人公開宣稱：他憑著從

58 歐陽無畏，〈中印緬邊界與麥馬洪線（續）〉，《問題與研究》第一卷，第九期，民國51年8月，頁21。

59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7。

60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8。

61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7-8。

62 歐陽無畏，〈中印緬邊界與麥馬洪線（續）〉，頁21-22。

63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8。

印度政府舊檔案中，所發現的早年達賴喇嘛給印度政府的親筆字據，現在要實行佔領自大旺迤南之全部門隅境地。英軍花數日詳細詢問門隅全境每年對藏政府所繳納支應之賦稅差徭帳目。同時還饋送大旺寺僧眾十餘大箱之糖、酒、紙煙、電筒、電池及其他雜物，極盡拉攏能事。⁶⁴至此，當地藏民才產生極大恐慌，忙著開會商議對策，列席者意見紛歧，也有人有意向英人投誠，會議毫無結果，僅由大旺寺堪布派人會同翠南宗（今錯那）人員，一同騎馬奔赴拉薩，向噶廈報告，因噶廈未能嚴肅看待，頹然而返，中國的中央政府更是矇在鼓裡，只有旅居在拉薩的5、6位漢人乾著急，卻一籌莫展。⁶⁵歐陽教授表示，就因為藏方默然不理，英人變本加厲，率兵侵入大旺公開聲明正式佔有，事態擴大，拉薩市街早已家傳戶曉，噶廈仍視若無睹，還顛預隱祕，聽任自然發展，後果令人不堪設想。⁶⁶

歐陽教授在調查報告中陳述英國人今後對西藏邊境的動向，提醒大家注意英方窺伺此一地區的經濟與國防利益的野心。他表示，英國欲併吞藏江下游，一旦到手，左側可進據西藏東部，以高屋建瓴之勢，控制昌都、玉樹，威脅青康。中路可由察隅北上，據瀾滄江、金沙江上流，擾亂西康中部。右側可以越過野人山，經滇境北上巴塘。他認為英方計劃切斷中國本部經由青康滇三方面至西藏之聯絡，永久將西藏置於其保護之下，陷中國西陲國防於萬劫不復之境。因此，英國侵佔門隅與賈隅，僅是其初步計畫之一，接著將自緬甸方面侵入尖高山，通過滇、川中區以出長江上游，藉獨佔長江的經濟利益的計畫相呼應，則中國不亡而自亡。他舉出民國22年（1933年）冬英人侵佔班洪、民國24年（1935年）夏向藏政府交涉割讓門隅與賈隅、民國27年（1938年）春率兵侵入大旺，均為其整體計畫中之一環，他預測英人對門隅與賈隅勢在必得，今後只會更加積極侵略，加緊完成其吞噬的步驟。⁶⁷他預測英人近期侵略動向如下：

1. 英人如在近期再度率兵進駐大旺，人數與武裝必將更精良，甚至就此常駐不歸，實現其永久佔據的野心。但在中國抗戰未結束前，不至於公然

64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8。

65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53-54。

66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8。

67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9。

- 永據不去，以免激起侵略國家的反唇譴責，徒貽口實。
2. 英人會撤換駐拉薩辦事人員，新任者必為高級幹部，來後必向藏政府嚴厲交涉割讓事宜，以求取法律根據。或以威脅利誘手段，迫使西藏宣布脫離中國而完全承認英國之保護。不至於公開強迫，但是暗中侵逼當更為激烈，雖然不必明居保護，也要唆使西藏自行再度宣布獨立，這在西姆拉會議中已開端始。
 3. 要覺悟到滇緬邊界和藏印邊界是一個問題，班洪和片馬也是一個問題，性質都相同，事態都連續的。班洪和大旺事件既然連續發生，滇緬北界的事件自然接踵而來。英國可能出兵江心坡、片馬，侵入中國的滇緬北段未定國界內，一如班洪事件。
 4. 如以上三者，經預謀對策防範得宜後，英人或將挑唆廓爾喀，煽動藏尼戰事，以增加西陲糾紛，而坐收漁翁之利。歐陽教授建議應儘快承認尼國的獨立，中尼之間有良好友誼的話，可使之成為中印之間的一個緩衝地帶，保障這一地區的安全。⁶⁸

當時中國已進入抗戰時期，他提出八點政府對於西藏的可採行政策：

1. 由駐英大使向英國提出嚴重抗議，以待抗戰結束後作為交涉時之法律依據。
2. 嚴令西藏政府不得擅自簽訂任何喪權辱國的條約。
3. 代籌歷年西藏積欠英國的一切債款，但必須以撤退金沙江西岸的藏兵作為條件。撤退藏兵的條件，並不是對西藏的一種壓迫行為，須知我方如不先發制人，將終受其害。
4. 政府應該要有一個徹底的野人政策，要設法開發野人區域的周圍，協

68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9-10、頁57-58。

助西藏劃門隅、賈隅、波密、察隅為特別邊區，其目的有三：（1）防阻英國越俎代庖和鳩佔鵲巢的侵略。（2）要建設一個西康省的國防倉庫。（3）建設康、印之間的國際交通幹線。特別邊區的官吏由西藏政府任命，中央給予經濟技術及協助訓練區內武裝實力，以開發藏江下游的野人區域。對內要有一個完綽的野人感化政策，這一方面應讓西藏宗教發揮對國家的最大貢獻。對外要有一個細密的經營建設，建設所需的資本技術方面，也許可給英國人一個參加的機會。他還強調不可放棄不丹，要使不丹成為西藏的國防倉庫，或至少使之成為中英勢力之間的第二個緩衝地帶。

5. 由雲南派兵佔領維西未定國界中之可能地帶，以防英兵來侵，並分兵駐紮藏、滇商路，以控制察隅。應當準備第二個班洪事件的來臨，並且設法使雲南、西藏能夠聲息相通。
6. 川、康軍由巴塘渡河進駐貢覺、乍雅（今察雅）一帶，以遙控波密。他說，康藏唇齒相依，當然要聯絡。
7. 組織一個包含各種必要學科之大規模的科學考察團，以調查特別邊區內的一切自然及人文情形，這是經營特別邊區的切要的著手問題。
8. 以精銳武力護送新近由青海方面覓得的第十四世新達賴入藏。他說是全盤解決藏事的關鍵，不過待詳細討論之處尚多。⁶⁹

他還強調，抗戰和建國可以同時並進，機會不會常常眷顧我們，我們必須自己設法造就機會，他所提出的八項意見雖非解決藏事的通籌辦法，但是他相信其中有幾條是造就機會的策略，也就是他視察門隅後所得到的一個最後結論。⁷⁰

此外，歐陽教授當時認為要保康、滇，就必須要力謀藏江下游的安全；要

69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10、頁58-59。

70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10、頁59。

謀求藏江下游的安全，就必須要認識匝日山脈在這段國防上的重要，要經營匝日山脈使其成為良好據點。匝日峰在南折後的雅魯藏布江西岸，他認為此峰地點重要，經營此地不但使得英人從野人山和不丹而來的左右平行侵略勢力永遠得不到聯絡，並且保障了整個西藏領土的最高根據地。同時，在內政上對於野人要有良善和徹底的治理辦法；在外交上，要誓不承認英國保護不丹的非法現狀。⁷¹

歐陽教授調查大旺後，更加看穿英國的陰謀目的，英國在大旺的作為與在滇緬邊界所引發的片馬問題和班洪問題如出一轍。英國人在大金沙江所下的功夫，要到大旺來如法炮製，而且對於藏江下游的進攻方法是採蟹鉗式，東從察隅，西經門隅，兩線雙管齊下，在昌都附近作為接觸點。如此，可以從北線切斷青海的內援、中路切斷川康對藏的連絡、南路阻斷川康由巴塘西進的內援以及南隔雲南北上的勢力，並穩據金沙江上源，如此可和英方侵略滇緬北段未定國界的策略首尾呼應，同時在巴塘、片馬和班洪三處附近，上中下一齊下手，遏緊長江的源頭。亦即英國人是不會同意中國的勢力跨過金沙江西岸的，換言之，英國不准中國和西藏有聯繫的機會，要永遠自居為西藏的保護國，這就是英國最終極的陰謀目的。⁷²

歐陽教授進一步表示，為達此目的，英國必須在中國可和西藏勢力接觸的中間地帶，設法建立一個實力雄厚的根據地，所以必須佔領整個藏江下游的野人區域，但是野人區域不容易經營，於是捨難求易，改用蟹鉗式包圍野人區域的策略，從東西兩路合圍進攻，西路的第一道門戶，就是門隅。他說大旺實際上已經成為第二個片馬問題了。他當時認為，英國繼續進攻的路線一定是由大旺北上，北上翠南後向東佔領賈隅，再北折繞過匝日山，出達布、工布到昌都背後，約在碩督或類烏齊諸地，作為從察隅、門隅兩處伸進來的蟹螯會合點，這個計畫若成功，青康滇將和西藏斷絕，中國將永遠和西藏隔離。⁷³歐陽教授不僅預判英人的近、中、遠策略，還提出深謀遠慮的因應政策，至今讀之仍令人佩服不已。

歐陽教授表示，1940年，我國對日苦戰而英國尚未參戰，英國趁中方無力兼顧後方之際，積極布署完成其對「麥克馬洪線」侵略之舉，於民國26年

71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11-14。

72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55-56。

73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頁56。

(1937年)至28年(1939年)連續三年派遣軍官，從阿薩姆省深入門隅之大旺，作永久佔領的準備，其藉口是民國初年西藏為叛離中國作戰時，向英國賒欠軍火借款八十萬盧比，以賈隅、門隅兩地作抵押，欠款迄未償清，故來此沒收這兩處抵押品。民國28年(1939年)，英印軍隊第三度侵駐大旺，西藏政府才開始籌款還債，雙方協議以5年為期，已經償還債款。⁷⁴因此，他表示，毋庸置疑，門隅一地包括大旺、提郎宗、塔克郎宗等處仍應屬西藏領地。賈隅在門隅之北，更不成問題。歐陽教授表示，在那幾年中，英印軍隊自察隅方面侵入西康省境的科麥縣(藏名桑昂闕宗Sang-Nga-Chos-Dzong)，就不知道是利用甚麼藉口了。⁷⁵

如歐陽教授所料，其後，英印軍隊於民國29至34年(1940至1945年)期間，連續侵駐察隅，並深入科麥。中方對於英軍連歲侵擾康、藏南邊，於民國35年(1946年)7月、9月、11月連續3次向英國駐華大使抗議，英國則推諉於剛獨立的印度政府。次年(民國36年，1947年)，中方再於元月、2月先後2次向英國駐華大使以及印度駐華大使，就侵擾康藏邊境事件提出抗議。同年西藏政府也數度向印度交涉索還舊時英國併入印度，包括麥克馬洪線以南及其他地區的所有藏地。⁷⁶

民國38年(1949年)7月8日，噶廈在印度官員黎吉生(Hugh Richardson，1905—2001)的策動下，強迫中央駐藏人員撤離西藏，這年冬天藏方利用其唯一的一具無線電話公然宣布獨立，英國B.B.C.據而轉播全球。但是同年11月18日中國駐印度大使羅家倫仍照會印度外交部否認西姆拉條約，這是中國官方第一次正式駁斥以麥克馬洪線為中印國界。隔年(1950年)秋天，解放軍攻陷昌都，噶廈派遣夏噶巴(Zha-ga-pa)赴新德里求援，與印度國防部、外交部數度密切接觸，當時歐陽教授仍在拉薩，他表示，那時拉薩傳聞，藏印之間訂有密約，印度允諾負責西藏的國防，西藏同意將麥克馬洪線以南，以及其他各處邊地割讓予印度，而藏人也都流露欣喜之情，歐陽教授懷疑這是西藏政府作最後的斷送，究竟藏方是否同意印度何種條件，歐陽教授認為恐怕將來也永遠是個祕密。⁷⁷解放軍雖於1951年進入拉薩，但印度仍於1954年合併薩地亞與巴里巴

74 歐陽無畏，〈中印緬邊界與麥馬洪線(續)〉，頁22。

75 歐陽無畏，〈鉢的疆域和邊界〉，頁170-171。

76 歐陽無畏，〈中印緬邊界與麥馬洪線(續)〉，頁22。

77 歐陽無畏，〈鉢的疆域和邊界〉，頁171。

拉兩個邊區為「東北邊疆局」(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下轄4個邊地縣級治區，自西至東，依次為噶孟(Kameng，即藏屬門隅全境)、蘇班希日(Subansiri)、襄(Siang)(此兩區為野人部落)，及盧喜特(Luhit，即藏屬之下察隅地區)，一方面積極建置政區，一方面調軍增戍。⁷⁸

歐陽教授於民國38年(1949年)至40年(1951年)留藏期間，因大陸局勢逆轉，情況益形艱困，他仍留駐拉薩，並且密切注意藏中情形的發展，他於民國38年(1949年)多次致函駐印大使羅家倫，並分析藏中局勢。他表示，印度駐錫金政治專員達雅爾抵達拉薩後，藏方入夜即通宵開會，據各寺堪布表示達雅爾來藏是為了商劃印藏界務，他推測此次界務當為劃割大旺及察隅兩段，仍為英帝國主義政策之延續。他認為印度人更重視西藏內部之分際，暗中祕密接洽各部首領，均與劃界問題有關。⁷⁹

歐陽教授於民國49年(1960年)以〈鉢的疆域和邊界〉為主題發表演說，他詳細說明西藏的疆域及其與周邊省分邊界的觀點。他舉出民國2年(1913)在西姆拉會議中，藏方所提出關於「漢藏邊界」的書面要求。⁸⁰他認為，由此可見藏人對於西藏的疆域和邊界的古老傳統想法，是要以民族分布界線作為西藏的邊界。儘管安多和康巴自元明清以來歷七百餘年，在政治上根本不是西藏所統治，從未曾形成為西藏的一部分，藏人作出上述要求固然是英國人在幕後煽動，而藏人原有的古老想法，賦予他們以強烈的衝動力量，這點不能不加以考察。⁸¹

同時，他還鏗而不捨地找出英國非法入侵西藏東南方的證據，舉出在英國官員查理斯·柏爾(Sir Charles Alfred Bell, 1870—1945)的著作Tibet: Past and Present(西藏之過去與現在)中可以尋找到不打自招的證據，歐陽教授引證後表示，柏爾的著作發表於1924年，當時距西姆拉會議已經十年，這十年期間，儘管英藏雙方已經簽訂「麥克馬洪線」，但英方出版的各種地圖上，仍不敢公然繪出「麥克馬洪線」的末端，歐陽教授根據他當時可以查到的有關這段界線的地圖5種，他表示，1929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對於西藏東南方的中印邊界的繪法，跟當時中國出版的地圖無異。但是1928年印度測量局出版的地

78 歐陽無畏，〈中印緬邊界與麥馬洪線(續)〉，頁22。

79 歐陽無畏致羅家倫箋函，民國38年11月25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頁41。

80 歐陽無畏，〈鉢的疆域和邊界〉，頁138。

81 歐陽無畏，〈鉢的疆域和邊界〉，頁139。

圖，已開始見到英藏雙方簽約圖中的所謂「麥克馬洪線」，而且在線外的野人區域設置了「巴里巴拉邊疆特區」（Balipara Frontier Tract），此即來自柏爾的建議⁸²，歐陽教授振振有詞的引證，無非是想提醒國人這段爭議性國界的來龍去脈，希望有朝一日能爭回應有的領土主權。

結語

歐陽教授在西藏學法時期分前後兩段，渡過了約9個年頭，他除了浸淫佛典，還曾分別前往後藏、尼泊爾與大旺，完成了兩本遊記，他對於國民政府時期的西藏邊務的見解，大多在這兩本遊記中，筆者閱讀了這兩本遊記，對於一位年僅二十五歲的青年能有這番深入看法，佩服之至。綜觀他的諸多見解當中，可以區分為宗教、教育、建設與政治等四個層面。在宗教方面，他認為漢藏宗教要加強交流，除了應有更多的漢人赴西藏學習藏密，同時，他也提出了活佛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應該重視活佛教育，教育活佛成為全民的活佛，而非僅是藏地的活佛。在教育方面，他認為應該重視教育，為藏人設立基礎、幹部與高等教育，教育藏人國家民族的觀念，要將國族教育融入到藏人的教育當中。在經濟建設方面，他提出政府應投入大量資源，大力建設西藏，以彌平雙方巨大的差距，並且得以改善藏人的生活。在政治方面，他提出國家應作為西藏的大施主，要採行王道政策，更寬容對待藏人，同時，他更不斷提醒達賴喇嘛才是對藏政策的重心，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核心。他的諸多見解，對於當年國民政府的政策制訂產生了相當程度的貢獻和影響⁸³，時至今日，在歐陽教授逝世二十週年的今日，重讀他當年對於西藏邊務的見解，仍然值得我們再深思。

82 歐陽無畏，〈鉢的疆域和邊界〉，頁169-170。

83 蕭金松，《歐陽無畏教授（君庇巫美喇嘛）的學術貢獻與影響》，頁64。

Ouyang Wuwei's Observations of Border Affairs in Tibet i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Era

Hsu, Kuei-hsiang | MTAC Counselor

Abstract

Professor Ouyang Wuwei (1913-1991) was a legendary figure. He paid two visits to Tibet during his lifetime, spending about nine years in total there. The first visit lasted from 1934 to 1940, and the second visit lasted from 1949-1951. He visited Tibet as a common scholar to pursue Buddhist studies. Besides burying himself in Buddhist scriptures, he also functioned as an intelligence worker during his stay in Tibet and made quite a number of profound and insightful observations in his reports. Many people today are aware of his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ology studies and Buddhist education in Taiwan, but very few have explored his research and observations regarding border administration in Tibet i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era. This paper explores his observations of border administration in Tibet i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era, a period marked by frequent warfare, by looking at his travelogues, poems, letters, and essays.

Key Words: *Ouyang Wuwei, Ouyang Zhi, Lama Chunpel Jigme, Tibet, Sino-India border issues*